

信州雜記

魯迅譯

俄國 畢勒涅克作

……我到黎明就醒了，但有點不明白在那里。四邊是微暗的，近地的雄雞一叫，別的雄雞即應着和鳴，鶯兒也叫起來了。這些雞聲鶯語，和在俄羅斯諸村裏所聽到的一模一樣。我回顧身邊，障子(註)是緊緊地關着，但那上部受着朝日，燒得通紅。火鉢裏的火已經全消，寒冷是四月的黎明的寒冷。

註——紙糊的扉，有木格子。

和我並排，在鋪在地板上的席子上，茂森君和金田君穿了著物(註)睡着覺，我就知道了今天是在日本，在信州旅行，宿在農民作家土屋君的家裏。我也被了綿的夜著睡着覺，正如茂森和金田一般。地板上呢，是昨晚亂翻過的書籍散亂在微暗裏。

註——Kimono，即日本的衣服。但這裏似應作「夜着」，即棉蓋被，狀與「著物」略同。

(51)
我就沈思起來了。驚醒了我的那雞和鶯，叫起來是和相隔數千俄里的俄國鄉下的雞和鶯

一樣的，然而人們爲什麼講着兩樣的言語，過着不同的生活的呢？

紙的壁（障子）遮不住曉露。一動，露珠便點點滴滴地落在我的身體上。

這幾天，是極其珍妙的日子。日本的人們，雖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說「否」（註）的一句話。也許是他們的傳統性弄成這樣的罷，一到非說「否」字不可之際，我的話他們就變成聽不懂，也聽不見了。

註——Nioto。

我們順着海拔總有一俄里的日本高山的山峯，從這家走到那家去。我們的旅行日程，是靠着日本的文士諸君排定的，我們帶着對於各家的介紹信。而我們的旅行日程，巡警却不知道，警官是隔着一俄里，看守着我們。所以無論那里，都鄭重地相迎，然而我們到了有一家的門約半點鐘之後，○○（註）進來了，主人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於是主人和我們之間，立刻有了牆的遮擋了。我不說「否」，然而這地方的難于滯留，却是明明白白。我們一徑向前走，而土屋君留我們住宿了一宵。

註——這大約是「否」字，即「狗」，指日本的巡警。

這前一天，我們整天坐着山間的鐵道車，到小諸市，住在叫作山城館的旅店裏。這旅店

的所在地，是往昔的城腳，在夜晚的澄淨的天空裏，遠遠地騰起火山的煙來。去訪了一個做着信濃日日新聞的地方通信員的人，是作家島崎君的紹介信上所指定的，沒有在，他在市上的救火局裏掛了畫，開着展覽會。這第二天，是要有舊領主牧野子爵的歡迎會的，展覽會就正湊在這熱鬧裏。我們用力車（但說力車是錯的，*Kumano* 才正當）到這展覽會，在那裏被灌了不加白糖的日本的綠茶。其次是往郵政局轉了一轉。凡有地球上的一切郵政局，是都非有火漆氣，官僚氣，牆後面咕咕格格地響着電報機不可的。順着閒靜的小路，經過了從山而下的流水的潺湲的日本式寂靜中，便到了人們前去參詣火山的路。一面觀賞着電影的廣告人的樣子。

于是回到城腳的旅店。舊領主牧野子爵于傍晚到來，住在和我們同一的旅店裏了。在並不很古的七十年前，子爵的祖宗，是從存在于這旅店所在的城腳的城牆上，統治四方的。然而我並沒有推測他的心的深處之類。受過高等教育的言語學家的使女，離開我們的屋子，到子爵那里去了，但在我們這里漏出了這樣的話——

——大人去洗澡去了。……吩咐在夜飯時候拿酒來。……太太很頭痛哩，吩咐道，給我拿昆拉密敦（註）來罷。

註——藥名。

聽說舊領主是明天光降鎮守祭和展覽會，這一完，就往東京的。還聽說而且不再過一年，是不回到這里來的。

照日本的旅店的慣例，給我們送旅店的著物來了。我去洗澡。據日本人的習慣，是不洗臉和手，而從脚洗到頭，男女混浴的。浴湯的溫度，是列氏四十五度。日本人是用擦身體的手巾洗身體的。正在洗澡，那使女跑進浴場來了，但爲的是來頌揚舊領主的唱歌的聲音好。

我們推開了障子——城壁的對面，山崖的下面，都展開着山谷，空中是浮着連峯的線，溪谷和山腰上輝煌着電燈。只在日本，我纔目觀了紺碧的空氣的澄明，這是沒却了遠景的青絕的澄明，漆一般的青，漆一般的澄澈。

鳥在暗地裏叫。而從旅店的角落裏，從塔的廢墟裏，傳來了極柔豔的女人的聲音。我們穿了著物，照日本式坐在地板上——于是晚餐搬來了。一看，是生的魚，蛤蜊的湯，漬蘿蔔，米的飯，還有日本的服特加(註)這酒之類。本地的報館派照相師來，照了一個相。不久，使女拿了非常之厚的帳簿來了，凡有體面的旅客，都在這上面署名。——使女還給我們

看了說是舊領主剛纔寫好的短歌——於是我們也非在這帳簿上署名不可。其次是搬來了棉被和夜着（加綿絮的夜間的着物）。徹夜烏啼，透明的空中映着火山噴出的煙，露水下來，女人的聲音許久沒有歇。

註——俄國很烈的酒名。

早上，在城脚閑步，先前的練兵場上，現在有孩子們蹂躪了的網球場，有領主的財產的米倉，有廢墟。

人們說話，一抽去「否」字的時候，那話裏就沒有力。不知道身邊正出什麼事，以及將出什麼事的時候，還有，自己的意志全不中用的時候的感覺，是頗為討厭的。

這時來了一個農夫，邀到他的家去了。他的房屋，是三百年前照樣，那血統，是武士的僕人的血統。——給我看了古到六百年的傳代的劍。我們是遵照了一切日本的禮式，走進這家裏去的，先在門檻的處所脫掉鞋子，在主人和婦女們的脚下低下頭去，那邊便也在我們的脚下低下頭來了。而且在瞻仰三百年之古的房子之前，我們還在地板上給弄完了茶的禮式。這家裏，最神聖，最基礎底者，是藏米的處所。牛和馬，在農民經濟上是都缺如的，也沒有看見馬厩和牛牢。廚房裏是火鉢（七輪）的煙騰到天井上。家裏的人將一本簿子送到我

(65)

這里，請署名。于是警官追蹤而至，造成了含着「否」字的意思的牆壁，我變得什麼都不懂，和同伴都從這家裏離開了。忙着展覽會的那智識階級，是早已踪影全無了的，但我們還再在展覽會裏喝茶，看畫。

我們從這里起，走着舊路，在太陽和風和松樹的氣味中，向大里村的農民文士土屋君的家裏去。

水田被石造的堤環繞着。這是用水平器均整，用人手均整了的稻田。

許多腳踏車追上了我們，我們追上了駕着二輪車的牛。在走向土屋君家去的途中，警官趕上了我們，然而有着哲學者的相貌和勞動者的手的沈默家土屋君，却迎接我們了。我們向着他的家作禮。他領我們到一間體面的屋子裏。

來此的途中，我打聽大里村的事，村中的戶數是六百五十；居民是三千五百人；學校三所，小學校，實業學校，中學校；兒童是男女共學的。絹工廠一，肥皂製造廠一，蜜蜂製造廠，家兔飼養所，發電所各一。

在日本，是無論到那里，屋內屋外都非常清潔的。但在日本，並不以人體機能的自然排泄物爲恥。土屋君家裏的後院的中央，就兀突着爲聚集肥料用的小便計，塗着磁漆的便

器。

警官制我們的機先，土屋君却迎接我們了。我們就將這一日的餘閑，消在巡視附近的水田，墓地和神社佛閣的旁邊，以及瀑布的四近。人們從我的身旁自走過去，彷彿無視着我的存在似的。

這一夜，在我的生涯中，大概是唯一的，極其異樣的夜了。土屋君，茂森君，金田君和我，都在土屋君的家裏，坐在火鉢的旁邊。茂森君和金田君，是和我同伴的熟識的友人，然而土屋君却也如一時難于懂得的日本的人們一樣，在我不懂的人物。我們兩個，靠着金田茂森兩位的翻譯而談天，喝酒。日本人是三杯下肚，便滿臉通紅，他們的眼睛就充血的。土屋君將自己的照相呀，書籍呀，他的朋友的藝術家和文士們，爲他寫的畫的，作爲紀念的帖子給我看。這種事物，在日本是當然的東西。于是土屋君瞪起了充血的眼，以森嚴的態度，講起我難于即刻懂得的事情來了。據茂森君和金田君的翻譯，是這樣的。

……土屋君的父親，當日俄戰爭之際，在奉天被我國兵殺掉了。那時還小的土屋君，便立下了一個誓，要殺掉一個最初遇見的俄國人，給父親報讐。而這最初遇見的俄國人，却就是我。他原應該殺掉我的，但是，土屋君是文士，我也是文士，藝術上的同胞愛，超過于肉

親愛的事，土屋君是知道的。所以他一面用日本式交換酒杯，以同胞愛的親誼，勸我喝酒。

——這是所以爲土屋君破了自己的誓作紀念的——。

……和自己同國的人殺了人，却去訪問那被殺的別國的人的家，是不大好的……。這樣子，我便在土屋君的家裏，聽着雞鳴，當黎明就醒過來了。這前天，我曾用筆用墨，就超國家底文化和同胞愛，爲土屋君作了一幅畫，然而當這鶯兒的早上，我却想起了鶯聲和我們俄羅斯的鶯聲相像，而身爲人類的我輩，爲什麼倒說着不同的言語的事來。

我靜靜地站起，將障子推開。看時，地面上搖曳着磁器的顏色一般的日本的曙色，露水串成沈重的珠，洗着木蓮的幹子，木蓮花正發着死屍一樣的花香。

穿着著物的我，赤脚上套了下駄(註)，沒有朋友，也沒有警官，獨向山中去迎黎明了。旁有小流潺湲着，崖下是河水在作響。我跨上石階，到了躑躅花的繁茂之處，那紅的花朵是重重疊疊開得如火。石的小路，和墓地相通。沒有一個人跟住我。這樣的事，在日本恐怕是不會有第二次的罷。遠處的空際，是火山噴着煙，諸山在左右展開，有水田和我平行着。是很深很深的寂寞。我在墓地裏，看見放在一個墓石旁邊的裝着米飯的碗和木筷，沈思起來了——在別一個墓石旁邊，還有狗的頸圈。在日本，人和獸類是埋在一處的。墓地上

是叢竹鬱蒼，就近有一所比我們的狗窠並不較大的神廟。我就在這廟旁坐下，吸煙，還分開雜樹，通過了無路之處，走向野柿林邊去。在這里，我看見了神秘的人。那是一個在密林中的神廟前的女人，抱了彫花的楔形的石頭，顯着竭誠盡信的相貌。她祈禱着。祈禱着怎樣的神呢，我是不得而知，但心裏想，弄着一種神祕的祈禱哪。對於繫着蝴蝶樣的帶子，穿着木屐，有着在我是無從分別好醜的臉的這女人，我沒有做什麼有所妨礙的事。——這時候，我想到要做一篇短篇，寫出日本誘到了一個歐羅巴人，恰如沼澤或林鬼似的，將這人淹在水裏，浸在灰汁裏的層次來。這緣故，就在我盡了心想要探求日本的精神，日本的生活，現代的風尚——我觀察了這國度的生活狀態和人們的別致的點——然而，什麼都不懂。不能諒解而構想——我覺得我所不懂的這國度，沼澤似的將我吸進去了——。不知道這是因為在日本，真有着神祕的事的緣故呢？還是也許因為內側具有空虛，所以警官守護着的開了的門，被我克服了？

註——*oita*，木屐。

滯留在日本的一切文士所作為問題的 *Thema* (註)，即關於東洋和西歐的精神之睽離，西歐人被東洋所吞沒，所歪曲，生了「東洋熱」這病的現象的 *Thema*；還有，一切事物，

後來將被東洋所拋掉的 *Thema* —— 和這些 *Thema*，我也正對面了。

註——主旨，論題。

那一清晨之後，又有太陽，風，花朵開在地上的幾天；游山，和警官賽跑的幾天。不知道在那一天裏，我要日本式地生活，飲食，並且日本式地思索，觀察起來了。——山間的小徑和山間的酒舖，往往是使人覺得舒服的東西。

在柳澤君的家裏，我們鑒賞日本的古器物，柳澤君贈了我一個蝦夷所用的古老的矢鏃。而且他又引導我們到洞窟去，那是可以推想古代日本的居民的那蝦夷的生活的。這四近有足夠的陽光，松樹茂密。從大海吹過健康的風來。——柳澤君還給看松樹的盆景，那是長約半亞洵(註)，已經種了十來年了的樹。

註——俄國尺度名。Laislin 約中國二尺半。

通過許多涵洞，渡了鐵橋和深淵，看着絕佳的風景，許多工夫，從晝到晚，我們坐着列車，到湧着鑛泉的上諏訪去了。

萬事都照要如此的如此，這就是說，上諏訪驛裏有一個刑事巡警，跟着我們同來的巡警，便將我們交代給他了。旅館裏有許多客。一開旅館的障子，便看見浴場，男女在鑛泉中

混浴。這日的太陽很猛烈。旅程也長，耽了種種的思索。我們一面聽着出賣窮人的夜膽，叫作「辨當」的男人的角笛，一面又傾聽着隔壁的藝妓的歌聲，走進夢路去。翌朝，我們喫了米飯和海草的湯和鹽漬的梅子。警官出現，人們不說「否」（這不可不察）的時候，就再生了照例的困惑。照豫定，我們是早上要到一個山村和織絹工廠去的，然而不過是拖延時光。我出去修了臉，在地方的工業展覽會（在日本，是幾乎每個街頭，當各種紀念之際，都開展覽會的）裏轉了一轉，看過玩具的電氣鐵道，回來時，地方的一個紡絹工廠的 Doctor 和自動車已在等我了。

我們沿着湖水往工廠去。照例在工廠的事務室裏，有茶的饗宴。

紡績的方法，從繭繰絲之類，是大家都知道的。雖然沒有在日本到處所見的清潔，但這工廠也是很清潔的地方。進工廠去，是我們和工女，都脫了鞋，只剩着襪子進去的。工場之內，要尋一分鐘間可以一個人獨在那里的地方，是一點也沒有；廁所在廣大的土房的中央，所以一切都看見。這也因為日本人不以人體的排洩物爲汙穢，也因為不使工女獨自暗地裏看信或寫信。從工廠的圍外寄來的一切信，都被拆看，沒有事務所的許可，工女是不能出圍外去的。工廠很有些像牢獄，工女是以兩年至四年的期限，被賣在此的人們。工女唱着這樣的

(62)

歌——

如果紡績女工是人呀，

電報柱子要開花。

然而這樣的事，現在只是些餘談。

警官比我們慢，看不見我們了。但這時候，就發生了照例的困惑，聽到了自動車的聲音。——我們是本應該到山村去的，却進了一個旅店了。這並不是前晚住過的旅館，却不知是什麼緣故，放着我們的提包。——我們是喫過早餐並不多久的，食桌上却排着食品，但我們不想喫東西，也沒有喫東西的餘裕。——在食桌邊，還坐下了未曾招待的未知的人們。什麼是什麼，我一點也不懂了，但守禮的觀念抑制着我，沒有使真的俄國話說出口。

大家的手法都很快，也很慢，但總算頗有次序地辦去了。普通大抵知道這是失禮的，然而將已經就坐的我叫到門外（湖水的旁邊）去，照了一個相。

於是大家將很疲乏的我運到停車場，給坐上了往東京的列車，這事算告終結。我一面挨着劇烈的胃痛，只希望着一件事。這希望就是早早到了自己的假定的家裏，用俄國話談天，住在同鄉人裏面。這雖然僅只是我的想像，不能一定說是這樣的，但莫非日本的警官，為打

破研究了日本的農村和那生活狀態，想得到開他的鑰匙的我的不遜的慾望計，給我中了毒麼？然而這且又作別論，我在沒有厭物的客車裏，所半入夢境地思索的，却並不是怎樣地纔可以在東洋捲起風雲來，而是爲什麼東洋要像從克跋斯酒瓶拔去木塞似的，從自己的大地上推出西歐人去。我一面想起 Kipling 的話，覺得西歐人是未必能夠鑽進東洋人的魂靈裏去的。——而我的對於一切的「各種的」志望，連影子也躲掉了。

我的信州旅行，就這樣地完結了。

我們都知道，俄國從十月革命之後，文藝家大略可分爲兩大批。一批避往別國，去做寓公；一批還在本國，雖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畢勒涅克 (Poris Pilniak) 是屬於後者的文人。我們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國，又到日本。此後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見井田孝平和小島修一同譯的日本印象記，纔知道他在日本住了兩個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寫成這樣的一本書。

當時我想，咱們罵日本，罵俄國，罵英國，罵……，然而講這些國度的情形的書籍

却很少。講政治，經濟，軍備，外交等類的，大家此時自然恐怕未必會覺得有趣，但文藝家游歷別國的印象記之類却不妨有一點。于是我就想先來介紹這一本畢勒涅克的書，當夜翻了一篇序詞——信州雜記。

這不過全書的九分之一，此下還有本論，本論之外，結論三大篇。然而我麻煩起來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國人的印，翻到中國來，隔膜還太多，注不勝注。二者譯文還太輕妙，我不敢他；且手頭又沒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費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譯本中時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檢查官所抹殺的罷，看起來也心裏不快活。而對面闊人家的無線電話機裏又在唱什麼國粹戲，「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鬧得我頭裏只有發昏章第十一了。還是投筆從玩罷，我想，好在這信州雜記原也可以獨立的，現在就將這作為開場，也同時作為結束。

我看完這書，覺得凡有敘述和諷刺，大抵是很為輕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種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見到的幾件新俄作家的書，常常使我發生這一類缺憾。但我想，所謂「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紀末」的一種時症麼？倘使社會淳樸篤厚，當然不會有隱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並不錯，則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

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開步罷。

我們爲傳統思想所束縛，聽到被評爲「幼稚」便不高興。但「幼稚」的反面是什麼呢？好一點是「老成」，壞一點就是「老獪」。革命前輩自言「老則有之，朽則未也，庸則有之，昏則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經儘夠了麼？

我不知道畢勒涅克對於中國可有什麼著作，在日本印象記裏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點，現在就順便紹介在這里罷：——

「在中國的國境上，張作霖的狗將我的書籍全都沒收了。連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 Flaubert 的 “Salammbo”，也說是共產主義的傳染品，搶走了。在哈爾濱，則我在講演會上一開口，中國警署人員便走過來，下面似的說。照那言語一樣地寫，是這樣的：——

——話，不行。一點兒，一點兒唱罷。一點兒，一點兒跳罷。讀不行！

我是什麼也不懂。據譯給我的意思，則是巡警禁止我演講和朗讀，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們打電話到衙門去，顯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對我

說，何妨就用唱歌的調子來演講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謝不敏。這樣懇切的中國，是挺直地站着，莞爾而笑，謙恭到討厭，什麼也不懂，却勝叨地說是「話，不行，一點兒，一點兒唱」的。于是中國和我，是乾乾淨淨地分了手了。

(本論之外第二節)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記于上海。

中秋二

天行

——夢之十六——

重陽早過了，還在做中秋的夢！然而題目儘管是中秋，於我所要寫的並沒有什麼不合式，而且只有「中秋」二字做題目正好。

那是去年的中秋，沒有太陽，更沒有月亮；陰沈沈的下了整天的雨，冷颼颼的起了些微西風，我住在『府衙門』的西廊下。當學生和做中學教員，生活的趣味並沒有兩樣：我自自然還像住在「景山之東」時一樣，買了兩隻鴨，半斤冰糖，一斤醬油，以及薑酒鹽，燒（北方則謂之燉）起我會做的紅燒鴨。雨斜打到簷下，爐火熊熊的紅著，鴨子很和順的環臥在鍋裏，湯沸的像泉水的湧躍，我不時揭開鍋蓋去刺鴨胸脯。我所感到的依舊是學生時的快樂，雖然對面廊沿上許多學生們遠遠在說「先生」怎麼樣。

(67)

先一晚，將鷄子兒煮的六七分熟，去了殼，後來和鴨同燉。於是這鴨和鷄子兒，便是我請同事們的菜。當要吃晚飯的時間，可以說從鷄子兒浸透了鴨汁的時間，隼永的秉衡，談

諧的季讓，天真的士濟，以及渾厚的實夫，他們早已偷嘗過了！第一個說，「讓我試嘗嘗如何？」揭開鍋蓋，扞出一個鷄子兒。另一個說，「豈有此理！」然而又道：『這個碎了！』拿起勺子給昏了。最有趣，這一個說那一個偷吃了，那一個說沒有偷；大家湊上那一個唇邊去聞，結果笑的不亦樂乎。

我們同事有兩部分：偷嘴的一部分是屬於「闖」以外的；還有一部分，我們稱之為「闖內」的，——的確那裏有一個中門恰當是「闖」。兩隻鴨當然闖內外分而有之。後來，大家每隔一兩星期都可以吃到一次鷄或別的菜，互為東道。雖然是口腹的事，現在大家早散了快一年，做菜的和吃菜的那種樂趣也只有是將來再偶然巧遇時話舊的歡笑了！記得另一個西風緊吹的黃昏，君曾問我「你的鴨子怎麼燒的？」我眼前浮起了那一絲絲的笑容！

晚飯後，學生的賞月會，其實只有兩，窘得我們教員做餘興。這是我們的苦工！我們聯合起來做了一次“Who”，“Where”，“How”的遊戲。結果最引人發笑的，「朱白吾在廁所裏張着嘴。」我好像是「在電桿子上跳舞。」而秉衡竟被大開頑笑，「在朱師母身上吃辣椒！」這許多笑話也成了故事了。

武昌被圍正是那時報紙上重要的新聞：學生中有一位做的雜感，便是對在圍中的民衆

和軍士表同情。我們從彼時就在驚惶危懼之中敷衍門面的上課。我也正是那時開始寫「鱗零的夢。」現在却在寫這初寫夢時的夢了！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朝鮮旅次添香夜讀齋。

小詩三首

仲芸

一

鐵鎔在火內，
火滅在鐵下了。

二

革命的人毀滅人命；
革命徒將自己生命犧牲了。

三

烏雲由我窗前過時，
牠與我留下一個紙束兒——
「大風要來了！」

「說到短篇小說，

就不得不請法國人來坐第一把交椅。

法國短篇小說集

劉半農譯 實價八角

這一本是劉先生選譯的最有價值最饒趣味的小說集，都是法國大家的作品，共計作家十（如左拉，服爾德，囂俄，弗洛倍爾等）篇數十四，都是中國未經介紹，在法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全書共有十餘冊。現已出版者為第一冊。

我們的秋天

綠漪女士

(一) 扁豆

『多少時候，沒有到菜園裏去了，我們種的扁豆，應當成熟了罷？』康立在涼臺的欄邊，眼望那絡滿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無意的說着。

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了，經康一提，我恍然記起，『我們去看看，如果熟了，便採擷些來煮喫，好嗎？』康點頭，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只小竹籃，和康走下石階，一直到了園的北頭。

因無人治理的緣故，菜畦裏長滿了雜草，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扁豆牽藤時我們會替牠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後來藤蔓重了，將架壓倒，牠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

(11)

折下一枝豆莢，細細賞玩，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絳衣冰肌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這小小一片豆莢，也不肯掉以輕心的。你看

這豆莢的顏色，是怎樣的可愛，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的，誰知這綠色也大有深淺，莢之上端是濃綠，漸融化為淡青，更抹三層薄紫，便覺潤澤如玉，鮮明如寶石。

我們一面採擷，一面談笑，愉快非常，不必為今天晚上有扁豆喫而愉快，只是這採擷的事實可愉快罷了，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為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無論大人或孩子，——自然孩子更甚，逢到收穫果蔬，總是感到特別興趣的，有時候，拿一根竹竿，偷打鄰家的棗兒，喫着時，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還要香甜呢。

我所稟受的蠻性或者比較的深，而且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閣閣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兜着回家，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白菜，放在瓦鉢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攪水，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嗤嗤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康說他故鄉有幾畝田，我每每勸他回去躬耕，今天摘着扁豆，又提起這話，他說我何嘗

不想回去呢；但時局這樣的不安寧，鄉下更時常鬧土匪，鬧兵災，你不怕麼？我聽了想起我太平故鄉兩次被土匪潰兵所蹂躪的情形，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二) 畫

自從暑假以來，髣髴得了什麼懶病，竟沒法振作自己的精神，譬如功課比從前減了三分之一，以為可以靜靜兒的用點功了，但事實却又不然，每天在家裏收拾收拾，或者踏踏縫紉機器，一天便混過了；睡在牀上的時候，立志明天要完成什麼稿件，或者讀一種書，想得天花亂墜似的，幾乎逼退了睡魔，但清早起牀時，又什麼都煙銷雲散了。

康屢次在我那張畫稿前徘徊，說閒架很好，不將牠畫完，似乎可惜。昨晚我在園裏，看見樹後的夕陽，畫興忽然勃發，趕緊到屋裏找畫具！呵，不成，畫布蒙了兩個多月的塵，已變成灰黃色，畫板，塗滿了狼籍的顏色，筆呢，縱橫拋了一地，鋒頭給油膏凝住，一枝枝硬如鐵鑄，再也屈不過來。

今天不能畫了，明天定要畫一張，連夜來收拾；筆都浸在石油裏，刮清了畫板，拍去了畫布的塵埃，表示我明天作畫的決心。

(73)

早起到學校授完了功課，午膳後到街上替康買了點做襯衫的布料，歸家時早有些懶洋洋

的了。傍晚時到涼臺的西邊，將畫具放好，極目一望，一輪金色的太陽，正在晚霞中漸漸下降，但他的光輝，還像一座洪爐，噴出熊熊烈焰，將鴨卵青的天，煨成深紅。幾疊褐色的厚雲，似爐邊堆積的銅片，一時尚未銷鎔，然而雲的邊緣，已被火燃着，透明如水銀的融液了。我拿起筆來想畫，呵，雲兒的變化真速，天上沒有一絲風，——樹葉兒一點不動，連最愛發抖的白楊，也靜止了，可知天上確沒有一絲風——然而他們像被風捲颺着推移着似的，形狀瞬息百變，才氤氳蒼鬱的從地平線裊裊上升，似乎是海上湧起的幾朵奇峯，一會兒又平鋪開來，又似幾座縹緲的仙島，島畔還有金色的船，張帆在光海裏行駛。轉眼間仙島也不見了，却化成滿天燦爛的魚鱗。倔強的雲兒呵，那怕你會變化，到底經不了烈焰的熱度，你也銷鎔了！

夕陽愈向下墜了，愈加鮮紅了，變成半輪，變成一片，終於突然的沈了，當將沈未沈之前，淺青色的霧，四面合來，近處的樹，遠處的平蕪，糊糝融成一片深綠，被臘脂似的斜陽一蒸，碧中泛金，青中暈紫，蒼茫眩麗，不可描擬，真真不可描擬，我平生有愛紫之癖，不過不愛深紫，愛淺紫，不愛本色的紫，愛青蒼中薄抹的一層紫，然而最可愛的紫，莫如映在夕陽中的初秋，而且這秋的光變滅得太快，更教人戀戀有『有餘不盡』之致，荷葉上飲

了虹光將傾瀉的水珠，垂謝的薔薇，將頭枕在綠葉間的暗泣，紅葡萄酒中隱約復現的青春之夢，珊瑚枕上臨死美人唇邊的微笑，拿來比這時的光景，都不像，都太着痕迹。

我拿着筆，望着遠處出神，一直到黃昏，畫布上沒有着得一筆！

(三) 書櫥

到學校去上課時，每見兩廊陳列許多家具，似乎有人新搬了家來。但陳列得很久了，而且家具又破爛者居多，不像搬家的光景，後來我想或者學校修理儲藏室的牆壁地板，所以暫將這些東西移出來，因此也就沒有注意。

一天早晨正往學校裏走，施先生恰站在門口，見了我就含笑問道：

『Mrs. O. 你願意在這裏買幾件合意的東西嗎？』

——這些東西，是要買的麼，誰的？我問。

——學校裏走了的西教授們的，因為不能帶回國去，所以託學校替他們賣，頂好，你要了這隻梳妝臺，他指着西邊一只半舊的西式妝臺說。

(75)
——妝臺我不需要，讓我看有什麼別的東西。我四面看了一轉，看見廊之一隅，有四只大小不同的書櫥，磊落的排在那裏。我便停了脚步，仔細端詳。

雖然顏色剝落，玻璃破碎，而且不是這只折了脚，便是那只脫了板，正如破廟裏的偶像，被雨淋日炙得盞破甲穿，屹立朝陽中，愈顯出黯淡的神氣，但那櫥的質料，我認得的，是重沈沈的杉木。

——買只書櫥罷，施先生微笑，帶着愆患的口氣。

書櫥，呵，這東西真合我的用，我沒有別的嗜好，只愛買書，一年的薪俸，一大半是散給了，一小半是花在書上。屋裏洋裝書也有，線裝書也有，文藝書也有，哲學書也有，……書也有。又喜歡在大學圖書館裏借書，一借總是十幾本，弄得桌上，牀上，箱背上，窗沿上，無處不是書。康打球回來，疲倦了倒在躺椅上要睡，褥子下墊着什麼？抗得腰生疼，掀起一看：是兩三本硬面書，拖過椅子來要坐，嘩刺一聲響，書像空山融雪一般，瀉了一地。他每每發惱，說；我總有一天學秦始皇，將你的書都付之一炬！

廚房裏一只大木架，移去了瓶罐，抹去了煙煤，拿來充書架，皮不下，還有許多散亂的書，揀不看的書，裝在箱子裏了沒用，新借來的書，又積了一大堆。

這非添書櫥不可的了，然而S城，很少舊木器舖，定造新的罷，和匠人討論樣式，也極煩難，你說得口發渴，他還是不懂，書廚或者會做成梳櫥。

施先生一提，我的心怦然動了，但得回去與康商量一聲，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商量一下的。

回家用午膳時，趁便對康說了，康說那隻櫥，他也看見過，已經太舊了，他不贊成買，我也想那櫥的缺點來；折脚不必論，太矮，不能裝幾本書，想了一想，便將買牠的心冷下來了。

過了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罷，一天下午，我從外邊歸家，見涼臺上擺了一架新書櫥，扇扇玻璃，反射着燦爛的日光，黑漆的顏色，也亮得耀眼，並有新鋸開的油水氣味，觸人鼻觀。

前幾天的事，我早已忘了，那裏來的這一架書櫥呢？我沈吟着問自己，一個匠人走過來對我說道；

——這是吳先生教我送來的。

——吳先生教你送到這裏來的嗎？別是錯了。

——不會錯，吳先生說是莊先生定做的。

——沒有的事，一定沒有的事，莊先生決不會定做這頂櫥——我沒有聽見他提起，必定大學裏，另有一個莊先生，你纏錯了。

一番話教匠人也糊塗起來了，結果他答去問吳先生，如果錯了明天就來抬回去。

晚上康回來，我說今天有個笑話，一個木匠抬錯了一頂書櫥，到我們家裏來。

——呵呀！你會教他抬回去麼？

——沒有，他說明天來抬。

——來！來！讓我們把牠扛進書齋，康捲起袖子。

——怎麼？這櫥……

——親愛的，這是我特別爲你定做的。康輕輕的附了我的耳說。

(四) 瓦盆裏的勝負

我們小園之外，有一片大空地，是大學附中的校基，本來要建築校舍的，却爲經費支絀的緣故，多年荒廢着，於是亂草荒萊，便將這空場當了滋蔓子孫的好領土，繼長爭雄，各不相讓，有如中國軍閥之奪地盤。蓬蒿族大丁多，而且長得又最高，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不消一個夏天，除了山芋地外，這十餘畝的大場，完全成了蓬蒿的國了。歎羨勢利的野葛呀，

瘦藤呀，不管蓬蒿的根柢如何脆薄，居然將他們當做依附的主人，爬在枝上，開出纖小的花，輕風一起，便笑吟吟點頭得意。

夏天太熱，我多時不到園外去，不久，那門前的一條路，居然密密蒙蒙的給草萊塞斷了。南瓜在草裏暗暗引蔓抽藤，布下絆索，你若前進一步，絆索上細細的狼牙倒鬚鈎，便很命的鈎住你的衣裳，埋伏的荆棘，也趁機舞動銛利的矛，來刺你的手，野草帶芒刺的子，更似亂箭般攢射在你的脛間，使人感受一種介乎痛與癢之間的刺激。這樣四面貼着無形的『此路不通』的警告，如果我沒有後門，便真的成了草萊的 Prisoniere 了。

因此想到富於幽默趣味的古人，要形容自己的清高，不明說他不願意和世人來往，却專拿門前的草來做文章，如晏子的『堂上生蓼葳門外生荆棘』孔淳之的『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教人讀了，疑心高人的屋，完全葬在深草中間。現在我才知道他們扯了一半的謊，前門長了草，後門總可通的，沒有後門，不但俗士不能來，長者之車，也不能來了。而且高士雖清高，到底不是神仙，不能不喫飯，如真『三徑就荒』糴米汲水，又打從那裏出入？

康從北京回來，天氣漸涼，蓬蒿的盛時，已經過去了。攀附他們的野藤花，也已憔悴可憐，我們有時到園外廣場上游玩，看西墜的夕陽，和晚霞中的塔影。

草裏蚱蟥蟋蟀極多，我們的脚觸動亂草時，便浪花似的四濺開來。記得去秋我們初到時，曾熱心的養了一回蟋蟀。草裏的蟋蟀，軀體，較尋常者爲魁偉，而且有翅能飛，據說是草種，不能打架的，果然他們禁不起苦鬪，好容易撩撥得開牙，鬪一兩合便分出輸贏了，輸的以後望風就逃，死也不肯再打。我小時曾見哥哥們鬪蟋蟀，一對小戰士，鋼牙互相鈎着，爭持總是好半天，打得激烈時，能連接翻十幾個筋斗，那戰況真有可觀。

我們沒法搜得好蟋蟀，而草種則園外俯拾卽是，所以居然養了十來匹，那時吳秀才張翹帥正在南口與馮軍相持，而蔣介石也在積極北伐，我們的瓦盆，照南北各軍將領的名字，編成了三種號碼。我是傾向革命軍的，我的第一號盆子，貼了蔣總司令四字，其餘則爲唐生智、何應欽等。康有一匹蟋蟀，本來居於張作霖的地位，但很利害，不惟打敗了阿華的馮煥章，連我的蔣介石，都抵敵不住，我氣不過，趁康出去時，將他的換了來，於是我的蔣總司令，變了他的張大帥，他的張大帥，變了我的蔣總司令，康後來覺察了，大笑一陣，也就罷了。

將蟋蟀來比南北軍人的領袖，我自己知道是很不敬的，但中國的軍人，除了蔣氏等外誰不似這草種的蟋蟀，他們的戰爭，那一次不像這瓦盆裏的勝負呢？

小品

江紹原

(百四九)挑筋止驚

君範兄：

貴池人夏禹鑄（名鼎）的幼科鐵鏡（康熙）卷上有這樣一段：

小兒發驚，而村婦庸夫，多以鐵針於兒手挑筋破肉。噫，異矣。此喪心之村婦，覓食之庸醫，不知驚之爲「驚」而誤爲筋骨之「筋」也。蓋驚者驚嚇也，由兒先有內傷，復來外感，肺竅痰迷，心無所主，一著驚而即發也；若不豁痰以療驚，祛風以止掣，只把手筋挑斷，以免筋抽，不猶之止兒之啼而惟塞其口耶。况驚屬心，筋屬肝，若挑筋以治驚，便與明紀上有「去女婿牙痛，灸岳母脚後跟」，又有何異。

(81)

村婦庸醫假使真僂到了混「筋」爲「驚」的地步，則已，否則我們不能不疑心他們的挑筋止驚，必另有緣故。迨我反觀卷首「九恨」第一條，始恍然於挑筋與你所提醒我的放血說不無關係。文云：

一恨挑筋割肉。五臟之病，豈盡在筋，挑斷不知當那一味藥。六淫之賊，豈盡在血，血出又不知退那一經邪。那一種挑筋的，死後定在阿羅地獄。如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夏君咒罵挑筋者之語，兄聞之想必又少不了一聲「亞門」也。

七月廿五日下午

十一月十三日續：王華隆內蒙古人民之生活狀況（見東方文庫蒙古調查記第一篇）云，『蒙民篤信喇嘛，病不延醫，歸請大喇嘛，或喇嘛醫，以針刺其前額，使出靜脈血，是名之曰「放血」』。

沈與白西藏社會調查記云，『犬癩症（或恐水病）於西藏蒙古中國最多，其病情何如，恆據犬之色以爲斷，或據其人受犬所傷之時日以爲衡。此類醫藥，頗爲有效，其法用一吮毒器（器類印度之放血杯）以吸出患者所受之毒，更於傷處放出其血……』。此二均是放血醫病之實例。

隨感錄

七八 雅片祭灶考

豈明

日本讀賣新聞十一月二十四日附錄記述當日廣播電話的節目，有下列這一篇文字：

『珍奇的支那風俗』

供糖與雅片以祭灶神

一年一度的任意的請求

中野江漢君的有意思的趣味講座

今天是支那祭灶神的日子。因此今晚的趣味講座有中野江漢君的談話，題爲「日本所無的珍奇的支那風俗」。中野君本名吉三郎，號江漢，多年在支那，努力于支那風物之紹介，著書也有二三種，現爲支那風物研究會主。

向來有人說支那與日本是同文同種，因此以爲一切都是同的，其實思想風俗習慣非常差異。例如支那人是非常精于計算的國民，無論什麼事都很打算。舉其一例，有稱作「功

(83)

過格」，計算日常道德標準的東西，因了這個標準以爲自己的行爲之收支計算，自己的行爲之批判。又支那人以爲宇宙係天所造成，人亦係天所造成，故造人的天亦當然保育人類，予人以種種的食物，也同樣地在道德上引導人類，卽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因果報應之思想是也。天則遣其代表者灶神至下界，監視人類，這位尊神故爲一家之主人公，是最可怕的東西。又因此因果報應之思想發生一種的宿命觀。無論什麼事，大抵多以爲是運命而斷望了，例如連續遇見不幸，說是「苦命」，因爲生就這種運命，說是「沒法子」，就斷望了。

——現在說祭這個灶神的日子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這一天裏，這位尊神一年一度昇天去，把一年間的人的行爲報告于天上的神道。因此在這天，供了糖和雅片及酒，請求不要報告惡事，單把善事報告上去，對於尊神使用賄賂，請託于自己有利的事，是豈不是支那式的，很有意思的麼？此外還有吃人的風俗，世界無比的死刑方法，因爲想使子孫不絕，想尊崇祖先，發生絕端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有什麼「人市」，賣買女人的風習等，爲日本人所萬想不到的風俗，還很多很多。今夜就只是講這一件事罷了。」

我抄了這篇文章之後，禁不住微笑了一笑。在支那多年，著書也有二三種，尊爲支那風物研究會主的名人，還不知道中國民間的祭灶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這真可謂「恭喜」之至

了。我在南京住過五年，北京十年，浙江二十年，却沒有聽說有人請灶王抽大烟，雖然現今南北厲行烟禁，治病執照已經填發，將來會有用雅片敬神之一日也未可知。對於尊神使用賄賂，這却是真的，因為凡是祭獻供養無不含有這種意味，即使不用雅片而只用酒，即使不是白乾而是日本的神酒！我想到這里不免發生一種感慨，日本與中國雖然不是同文同種，究竟是有關係的，不是老表，也總是鄰居，好好歹歹有許多牽連，若想找他家的漏洞時稍不小心，便批了自己的嘴巴，不可不慎。譬如所謂人市罷，我不知道是在那里，但以中國的這樣野蠻而論，號稱民國而婢妾制度還公然認可，這種市集當然是可以有的，無論現在事實上有沒有；然而，東亞之事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說起人市，就令人不能不聯想到日本有名的吉原，——這里似乎應當聲明一下，我不會登過吉原的「樓」，不過這地方是知道而且到過的，有一年春天曾同我的妻，妻弟，妻妹夫婦，去看過吉原的「夜櫻」，關於吉原的文獻則現代的還存有一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新吉原細見。那種勸工場式的賣笑，西洋人如哈利思之流大約又要嘲笑了，但是到過倫敦巴黎的人也會找出他們的暗黑面來，叫他出一個大醜：甚矣專想找他家的漏洞之難也！

新吉原細見序很有意思，附譯于此。文曰：公娼制度為日本所固有，蓋以花魁

(Oligo 娼妓之嘉稱) 爲美術而可尊重，對於此說或有反對者亦未可知，但生理的情欲終難防止，壯年男子如遇街燈影暗躑躅于柳陰之曖昧婦，危險無踰此者，不但一生殘廢，且傳惡疾于子孫，此實明于觀火也。故欲滿足安全快樂，當以買有風骨尚意氣的花魁爲最佳，花魁者清淨無垢，無後患者也。若云獎勵誘引，則吾豈敢。惶恐惶恐。

四十三年之三月，南史題。

還有一層，平常所謂風俗，當以現代通行者爲準，不能引古書上所記錄，或一兩個人所做的事，便概括起來認作當世的風俗。倘若說這是可以如此說的，那麼我們知道德川朝有通火燒，鍋煮，澆滾湯，釘十字架種種死刑方法，也可以稱他是世界無比，根據了男三郎的臀肉切取事件，也可以說日本有吃人的風俗。但是頭腦略爲明白的人便知道這是不對，因爲後者是個人的事情，（雖然人肉治病是民間的迷信，）前者乃是從前的事情了，現在日本的死刑是照文明國的通例，用絞法的，他們絞死逆徒幸德秋水難波大助等，正如大元帥之絞死李大釗等一千赤黨一樣，而日本病人平常之不會想吃人肉湯，大抵也與中國沒有多大不同。假如連這一點常識都還沒有，怎麼講得學問？本來講學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風俗研究也不是例外，要講這種學問第一要有學識，第二要有見識，至于常識更不必說了。風俗研究本

是民俗學的一部分，民俗學或者稱爲社會人類學，似更適當，日本西村真次著有文化人類學，也就是這種學問的別稱。民俗學上研究禮俗，並不是羅列異聞，以爲談助，也還不是單在收錄，他的目的是在貫通古今，明其變遷，比較內外，考其異同，而于其中發見禮俗之本意，使以前覺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詰的儀式傳說現在都能明瞭，人類文化之發達與其遺留之跡也都可知道了。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也很難，不是第二流以下的人所弄得來的。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哲史各方面都有相當的學者正經地在那里研究，得有相當的成績，唯獨在民俗學方面還沒有學者著手，只讓支那浪人們拏去作招搖撞騙之具，這實是很可惜的事。日本人要舉發中國的野蠻行爲，我決不反對，但是倘若任意說誑，不免要來訂正幾句。其實這種誑話，凡是在中國僑寓的正直的日本人也無不知道，不過他們不敢揭穿罷了：第一，他們自然也想保存同胞的面目，無論他是怎樣的無賴；第二，誰又不怕無賴的結怨呢？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害羣之馬，他們怕馬踢而不敢去惹牠，却不知道一方面因了這種害馬的緣故而全羣並受其害了。十六年十二月四日，于北京。

七九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野 人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那廣漠的平野，充滿着頭顱與枯骨，淒涼的夜裏，還微微

可以聽得到啾啾的哀呼聲；那黑黢黢的牢獄裏，還囚閉着無數的同胞，他們還流着眼淚喝他們有限的稀飯；做工的整天流着大汗換他們的黑麵包，而所謂「利益」也者，簡直沒有夢見過一回；做生意的不敢關着門而又有不得不開的樣子，什麼「捐」，什麼「稅」，無處訴苦，到了一層又一層；讀書的不能夠安心讀下去，「赤化」，「共黨」等名詞，很容易加在你的頭上，死了都還沒人敢替你申冤……這類這類，連人道主義者都噤若寒蟬，啊！「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E. O'Neill 的新作。

大 杰

奧尼爾 (E. O'Neill) 最近寫一超寫實的戲曲，題名 "Strange Interlude"。評劇家 G. J. Nathan 極力地讚美此劇。登場人物的心理的微細的解剖，結構的齊整，為作者從來未有之點。全劇分二部，共九幕。歐洲大戰時，有一對訂婚的男女，男戰死後，另外兩青年爭奪這女子的故事，為這劇的題材。時代從一九一八年起，至一九四〇年止。人物有大學教授，醫生，實業家，大學生等云。

關於「無常」

風光

昨天踱到四馬路，賣了一本「莽原」第二卷第十二期，這是我好久不曾看見的刊物了。

魯迅先生的「朝華夕拾」後記，有一段討論關於「無常」的考證，——雖然這些考證都是「死無對證」的玩藝兒，頗使我十分有味，雖然我素來沒有「考據癖」和「歷史癖」，也忍不住來湊個熱鬧兒。

魯迅先生文中曾引起「玉歷鈔傳警世」和「玉歷至寶鈔」兩部書，這兩部書我沒有見過。據魯迅先生所引：『書上的「活無常」是紗帽花袍，背後插刀；而拿算盤，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魯迅先生因此不心服，因為他幼小時所看見的一部「玉歷」並不是這樣。於是他把「玉歷鈔傳警世」和「玉歷至寶鈔」內的「活無常」和「死有分」的插圖印在本文外，又自己動手畫了一個「無常」像，是頭戴高帽子，手拿芭蕉扇，腳穿草鞋的。（要賞鑒魯老先生的繪畫藝術的可快看。）

(89)

我已經好些年不曾見過「活無常」了，——（真「無常」自然沒有見過，否則我也沒有

(90)

福氣來寫這篇小文了，我見過的是活「無常」和木「無常」。(我記起幼時在城隍廟和「目蓮戲」所見的「無常」，可以來證明魯迅先生所畫的樣子是大致不錯的。我們敝處的「無常」有兩種：一種是「白無常」，「高帽素服」，脚穿草鞋，手拿芭蕉扇，帽上還有四個黑字：「一見大吉」。一種是「黑無常」，渾身漆黑，大約同黑奴一樣，黑衣黑帽，帽上有四個白字：「一見大疑」。

我幼時不大明白，「白無常」和「黑無常」全是陰差，是幹捉人靈魂的勾當的，何以一個的帽上標明「大吉」，一個又標明「大疑」呢？後來聽父老傳說，「白無常」性情慈悲，假如是他奉着閻羅王之命來勾人，只要病人的家裏大哭一場，哭得十分悲慘，他可以把勾魂票撻回，到閻羅王面前乞命，病人就忽然全愈。所以遇到「白無常」的人家是有福的，故謂之「大吉」。至於「黑無常」就性情殘暴，無病之人遇着他也非死不可。本來他的帽子上的字是「一見大凶」，後來人們覺得「大凶」兩字究竟不雅，所以替他改爲「大疑」。所謂「大疑」者，是人們對於「黑無常」的性情還有懷疑之意，希望他之能革面洗心，改凶爲吉也。

所以敝處的人們對於「白無常」都有恭而敬之之意。並且還有種種傳說，以爲「白無常」

的家裏一定有一個很漂亮的老婆。何以見得呢？因為「白無常」的模樣就不壞，白衣白帽，就如夏間的時髦女學生裝束也差不多，何等可愛呢？又說「白無常」生前是孝子，因為自己痛父母的早亡，所以來幹這「無常」的勾當，本意是希望延長人們的壽命的。至於「黑無常」，人們又稱他為「醜陋相公」，因為他大約是閻羅王的什麼姨太太的兒子，所以敢於胡作胡為。

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究竟是孟子還是孔子說的呢？因為忘記了，又舍間的古本四書，早已賣去買米吃掉了，無從查考。我的姪兒雖精於國故學，因為作客他鄉，閱難無從。）「玉歷」上所謂「紗帽花袍」「背後插刀」之流，鄙人頗疑心為「判官」，但「判官」手裏提筆，背後沒有插刀，是其不同也。然而現在拿筆的老頭兒也提倡殺人，則「判官」插刀，或亦理所必致，事有固然乎？

民間故事

十二集

林蘭編

這裏面有滑稽巧黠的徐文長故事！

有哀豔淒惻的鳥的故事！

有愚蠢可笑的呆女婿故事！

有驚心動魄的鬼的故事！

有談言微中的名人故事！

有靈異的神仙故事！

有勇武的草澤英雄的故事！

可以供給民族學者研究的資料！

可以佐飯後酒餘的談助！

可以作課後事餘的消遣品！

分購兩元

合購三元

大好機會

幸勿錯過

目錄如下

徐文長故事一至五集版四 每集一角半

呂洞賓故事一二集 每集一角半

朱洪武的故事 實價一角半

鳥的故事 實價一角半

鬼的故事 實價一角

民間趣事一集二版 實價二角半

民間趣事二集三版 實價三角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關於樵歌

孟詩根

衣萍先生：

在國外的時候，友人寄給過我一冊樵歌，我當時也曾仔細翻了一遍。

先生這種偉大的工作，在我們讀者當然祇能表示其同情與欣佩。但是假使在先生的工作上面我們若有意見想說出來，因為愛先生的緣故，也就不容取冷淡或沉默的態度。

在這本書裏，我覺得有幾處點句似乎不大妥當，例如：（大概初六七頁，忘記確數和題目。）有這麼一句「……紅襟翠帶談笑，打馬過溪橋……」，照我的意思應改為「……紅襟翠帶，談笑打馬過溪橋……」。紅襟翠帶，是形容衣飾的光華燦爛的顏色，談笑打馬過溪橋是描寫行人在路上快活的光景。若按先生的標法，把紅襟翠帶談笑作為一個句讀，打馬過溪橋作為一個句讀，則全文的氣脈便不能通貫起來，當作兩個時間和兩件事解也可以；而且在文法上辭格上分晰，都不免發生困難。若把談笑二字挪在下一句，就非有一氣讀下不可之勢，這樣，書中活潑的人物，緊湊的神情，不是就可以充分表現？不知先生以為然

(93)

(94)

否。

忽然想到這一點，所以就於百忙中抽筆拉雜記出，敬呈候教。至於其他想商量的地方，因現在手頭無此書，只好等以後再慢慢貢獻。

孟詩根 二十，十，一九二七。

（衣萍答）詩根先生的信，由北新轉來已經好些日子了，因為我在病中，故一時未曾答復，請原諒。樵歌第一版在北京印的，錯誤極多，——有些是印刷局排錯的，也有幾處標點是我弄錯的，本來標點古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現在第二版改正已經不少了，但也還有排錯和排丟的地方。一個朋友說：「校對好像在旅館裏捉臭蟲，無論怎樣總捉不乾淨。」此言誠然。

詩根先生所指出的，是樵歌第二頁「水調歌頭」第一首。原詞作「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詩根先生把原句記錯了，但他改正標點作：「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是改得不錯的，我勝該謝謝他。

衣萍，十二，十三。

來信

編輯先生：

讀貴刊第一百五十五期，見有梅川君通信一則。文情美妙，令人真是十二萬分的佩服。惟考其意之所在，也不過是要把交通當局，學校校長，以及區區小子，罵上幾句，發洩他胸中的怨氣，顯明他罵人的本領罷了，就現在社會上的情形看來，罵人和被人罵，是很平常的事。許多轟轟烈烈的名人，一面在受人敬仰，一面就在受人詈罵。區區小子，受梅川君詈罵幾句，就好像是天演中逃不出的公例，本無所用其驚怪。不過我自己心中，很有幾點感想，不得不表白一下。

第一，梅川君說我對於交通大學加了學生的學費，哈哈大笑。不知梅川君，究從何地看見。交通大學，應不應該加收學生的學費，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豈是區區小子一人所能主張？梅川君那樣的看重我，真是十二萬分的不敢當！

(97)

第二，梅川君說我担任交大校務監察員最大的來源，因為是王部長的姪兒。梅川君真算

(98)

得是中國惟一無二的福爾摩斯了！真虧他打聽得這樣的確切！

第三，把一切丟開，退幾步來想，阿叔做交通部長，姪兒就可以做阿叔管轄下的學校校務監察員麼？同樣父親做黨的總理，兒子就可以做黨政府中的總長麼？還有丈夫做一市的市長，妻子就可以做這一市的教育局長麼？諸如此類，都不免要成爲中華民國的大問題。說到這兒，我真要哈哈大笑了！

此外在交通大學的經費上，誰支付過火車汽車等費四百元，現在還有沒有校務監察員的職務，事實具在，我又何必多說呢？

鏡如十六年十一月廿六